芳洲文集

芳洲文集卷之四

泰和陳循著

序

送禮部侍郎錢公致事詩序

禮部侍郎吉水錢公爲翰林學士兼　經筵官時两引年上章乞致事皆不見許未幾禮部侍郎　命下公上章大意謂以臣犬馬之齒且病方謂求退之靦顔敢復有所受願辭侍郎之職仍守舊官不許公不得已就任逾年以疾在告者八越月復自其家遣人詣　闕上章其情懇其言切　朝廷不能奪遂聽以本官致事余嘗

竊謂自古材智之士非明進退之義知止足之道者不能决求去於眷念之朝自古英明之君非達賢否之機重燕靖之節者不能遂求去於衰邁之士宋龎莊敏公籍請老於朝或謂公曰公未甚衰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之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乃去豈知止足之謂表疏屢上仁宗竟不能奪聽以太子太保致事於予若龎莊敏可謂知止足之士矣而宋仁宗豈非重燕靖之君哉仰惟 聖明在上眞三代之英主非宋仁宗可比而謂錢公非龎莊敏之流則固有不可也夫然後知君臣不獨相遇之難而其請於上者無所歉予於

下者無所吝顧豈可易得哉余嘗求公所以得乎此者非一公以永樂辛卯進士歷官翰林檢討侍讀所職三朝實錄之事兩遷學士兼　經筵官迄今三十有七年矣舊執如之居官未嘗一事有媿於已未嘗一言有徇乎人屢為鄉試會試考官所取諸生皆稱得人其所以裨於當世者可謂厚矣其所以得今日之歸榮者孰非由於此哉公嘗兩以翰林之職蒙推　恩於其親贈府官贈至翰林侍讀學士奉直大夫母贈至宜人又今春秋七十有五心體清明康健後生者所不及殆駸駸於耄期者也則豈獨得於人而已於其得天者又孰之

能禦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詩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公其有焉余辱同官於公三十餘年故於其去此也不能忘情為之序以道之贈公詩者繫乎左方

送左布政使張君赴山西序

十數年來江右憲使剛而燕閭疏而磊落者吾見一人焉臨章石君璞也藩省大參寬而栗雍容而文雅者吾亦見一人焉山陰張君翰英也斯二君者江右之民之所仰望而二君於江右之民旣去亦恒不能忘於懷也民恒患不得良有司在上有司亦恒患不得民之心若二君於江右之民謂其非深相得可乎在數年前 朝

廷簡石為山西左布政使石君因移所以惠江右者惠山西矣今年石君以考績至京師　朝廷擢為工部尚書而擢張君為左布政使以補其闕得非亦欲張君移其所以惠江右者惠山西耶惟石君能移其所以惠江右者惠山西故今得遷尚書以移惠於四方張君誠亦以其所以惠江右者如石君之移惠山西安知他日不如石君移其所以惠山西者惠四方乎此理之所必至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嘗觀士無其善則已苟有善焉譬之寶物雖欲掩之有不可者觀張君可見矣先是四方闕布政使者再廷臣咸以其名應薦皆未果遂至是始

得以代石君是知一定之分出於天者有非人之所能為也蓋張君在永樂乙未之春以鄉貢授章丘儒學訓導佐教之外嘗署章丘鄒平兩縣公事皆得其士民心九載被擢吏科給事中蒞職之餘以能事奉使往山東淛江董理要務具有成績又以剛廉正直預舉詢察庶官之不律者所指三十二人皆見黜罰遂得推恩以其官品封贈父母既而以母喪去起復陞雲南布政司參議未幾再陞江西參政居官務持大體不屑細故凡百關涉為國為民之大多所建明而施諸行事焉則其所以有今日之榮者孰非由於此抑聞張氏之先有樂

善務義號聽雞老士曰九皐者君大父也有為山東參政於洪武中曰九容有為宜春教諭於永樂中曰九功有為令唐府長史曰某者則又皆其諸大父也為善之所從來者遠將其食報不但今日之榮而已在所以培植於後者何如於其赴山西也通政司左通政金華龔君仝安以余素知張君者也相率在京故舊請為序以贈行故為之書以取他日之徵

送劉誠之赴廣東按察僉事序

四十年前在鄉邑時士有求游學校而以讀書通經可應鄉闈試者恒十數輩每遇大比之歲輒與學校之士

偕應試於所司有劉象賢甫者尤傑然在其流輩中余嘗亦自學校濫預應鄉闈試因得與象賢甫邂逅其間有斯文之雅矣既數年余始出而仕于　朝又二十餘年余甫還鄉里而象賢甫則已物故久矣獨見其子曰孚字誠之者表然於鄉校中為弟子員之冠時余友諸暨王孟堅以翰林修撰為按察僉事督學至泰和聞過余言及誠之曰此貴邑諸生中巨擘也余因喜曰象賢甫雖未過有子如此其大過有在矣明年誠之果以易經領薦於鄉又明年試禮部遂舉施榮榜第二甲進士踰年擢刑科給事中由此觀之孟堅巨擘之譽區區大

遇之期夫豈為虛語哉於乎君子讀書勵行不食報嘗時必待効於來世觀於象賢亦足徵矣歲之戊辰四方奏關藩憲長貳　聖天子㽞察其人於大臣於是刑部尚書淮南金公都察院右都御史姑蘇陳公大理卿姑蘇俞公以誠之掌科事克秉勤慎相與共薦其名於朝廷命下得授廣東按察僉事夫士之仕所以能致光顯盛大於當時者固本於其父兄之教而亦由能自力以成其志之所尚也若誠之者非能自力而何可謂之賢子矣於其赴廣東也鄉邑之仕京師者以余知其父子謂宜序以贈行故余云然若由是而益勉以進於遠

且大則又在於誠之之用心何如耳

送知府夏君仲昭赴瑞州府序

夏君名㫤余舉進士同年友也初君舉進士時其姓名為朱昶昶字從日永聲自有聲韻以來日永二字並列為昶自君名在進士之列　朝廷又重進士之科君又以文翰選將改進士為翰林庶吉士深有儲養待用之意　太宗皇帝一見其名以日與永並列顧侍臣曰夫日運於萬物之上者也顧可與其他並列耶特命升日字於永字之上以為君名當時固皆以為　聖知卓冠百王而又以為君之遭遇　恩寵足以光輝於百世也

何其偕歟既而君又請復其所冒姓而復其祖之姓為
吳人以是益重君雖然君之所足重者又不獨在是而
已矣溫雅篤實而行足以敦薄闓疏穎敏而才足以動
人自庶吉士擢為中書舍人轉為吏部主事官雖久而
不進而其文翰之美上有以裨　國家史傳之載聖賢
經訓之傳下有以起公卿大夫之慕賢士君子之譽蓋
幾數十年矣由此觀之君子之仕不在乎秩之崇而在
乎有賢譽之為貴也秩有崇矣而或勳績不著賢譽不
聞君子有不貴焉若吳君者不徒著勳績於一時而能
擅賢譽於永久其過於崇秩者遠矣雖然有賢譽者未

有不躋於崇秩也孟子所謂修天爵而人爵從之是已歲之戊辰君以知巳之薦蒙　恩擢江西瑞州府知府或為夏君少之余曰不然君子以得効用於國施惠於民為足以滿所願君既得効用於　國家而有賢譽久矣茲又獲施惠於千里之郡使誠得譽如前日之得於公卿大夫賢士君子其為足以滿其所願夫孰之能禦哉在自勉何如耳於其赴瑞州也大理卿俞君仕朝敦同年之好相率吏部侍郎曹君子宜某官某某謂余宜為序以贈行余又知夏君之深者故為序以塞責如右

送訓導胡宜明赴壽昌縣序

亶明吾泰和西北鄉義禾里胡氏也胡氏爲鄉舊族其人多業詩書居者往往以授徒於里閭或出而游庠序則亦有以取科第於當時又或以舉明經起佐四方儒學教術要皆篤實勵行之士而非輕浮淺薄務苟行以夸耀於一時者所可倫也四十年前余在鄉校友其一人曰雅字興詩者孳孳問學不懈晨暮與人未嘗出一戲言其後舉永樂四年林環榜進士歸榮於鄉以卒蓋亶明伯父也近數年前又得其二三人曰子楫者端重狷介余嘗聘爲甥館則又興詩之諸父也其次有曰莊與亶明亦皆秀偉而所謂篤實勵行或過之三人者俱

以舉明經相繼起為學亶明物得順天府寶坻縣儒學訓導寶坻距京城百餘里仕宦於其間者一有譽毀朝起則夕聞之不爽毫髮亶明至不踰月課誨諸生諸生矍然以喜如發塞得通道有歸告其父兄者曰得胡先生寶坻前此所未有也未幾亶明以毋喪去則又相與戚曰得胡先生而遽失之豈造物欲以困吾徒耶其見重於諸生如此歲之戊戌亶明以服闋至京師改嚴州府之壽昌縣儒學將行其毋娣夫雲南布政司叅政嚴七正走告余曰外姪亶明可與進於善者願先生有以進就之夫士所以進於德與學者以其有所取以成也

孔子論其弟子宓不齊以謂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今亶明諸父祖若此有以取於內矣而又有嚴參政為其毋黨之姻所以師友於其外者不為無人亶明誠能取以自勵則德與學何患其不進乎故余於嚴之請書之以告亶明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亶明其尚以之

送知府李君克明之任蘇州府序

姑蘇東南第一大郡其民與賦之庶且富視環數千里之藩方大者幾與之等次者或及其半又地廣而人稱田下而力作不逮者恒數倍其數焉然則姑蘇以民賦稱大郡豈直為東南第一而已耶且復臨以兵衛其間

農戍錯處工商交集肆奸偽以致爭競者往往一日千
出而皆有仰於所司焉十數年來　朝廷任官往涖其
事必命廷臣共舉所知以為之守與凡守大郡者並賜
之以　璽書使得便宜進退其屬之良否者然後人知
其不可犯皆勉於良而革其或不良以共興起於治理
焉正統七年之冬姑蘇守復闕明年春特　詔選如前
日得大理正四川李君克明　命賜璽書如故於乎自
聖天子嗣位以來命守衆矣而如李君得　賜璽書者
蓋無幾也可不謂之榮且重哉於其赴姑蘇也其鄉郡
士君子皆推户部主事毛鳳來觀來求余文為贈李君

余舉進士同年友也其所以有今日之遷擢者余知之矣蓋君自進士授大理評事即起才譽於縉紳間數年不待銓衡之課尋常歲月之累遂舉陞大理正居官奉法一以公廉為本寬恕為用嘗曰刑獄之事苟如踈流而下激湍而上將見水之下上終歲不止雖日踈之激之其能免於患乎必如池沼之瀦皆得其平則自無覆溺之虞也聞者以為推是心以為治無不得其理者而況於刑獄乎今君以理刑獄之心臨民雖民與賦之庶且富倍於藩方雖奸與偽之玆争競關乎農戍工賈殆有不難理者君誠為之則自郡守而進任藩方自藩方

而入補卿佐皆於此乎肇也故於序贈行也致愛願之意如此云

送歐陽副使之任四川按察司序

吾邑自永樂紀元来仕宦最顯且盛而出於一家者莫衆於歐陽氏監察御史雖十餘人而歐陽氏獨二人名和及其從姪廣洙也自御史與僉事歲滿遷按察副使者邑中才見四人而歐陽氏二人皆預又歐陽氏官郎署者四人而廣洙之從兄廣哲獨以主事舉遷歷河南淛江兩按察僉事其他長貳州縣之教於四方者尤彬彬焉不謂仕宦出於一家者莫衆於歐陽氏乎然不徒

衆而已其顯於臺憲者有莫之或過也廣洙永樂甲辰
邢寬榜進士首擢監察御史往任南京數年大起才譽
於倫輩聞既而以丁艱去服闋調北京四川道廣洙質
偉而志高材美而行謹常奉　命按外服務振風裁不
事苛刻是以善者愛之而不善者恒恐退避之不深焉
暨竣事還都憲事者以為長是道非歐陽不可遂不復
令奉使於外凡有千憲紀來自四川者廣洙未嘗不悉
其實析之未嘗不得其理而處之未嘗不得其當焉歲
之癸亥四方奏闋藩憲長貳復令大臣各薦所知於是
得二人於監察御史之中廣洙其一人也以為四川按

察副使推夫所以銓注之意豈非以其嘗悉一道之實
而析之處之者得其條理至當有不待於用力也哉夫
君子之於器苟利於用恒不忍其去手設可大用於他
雖欲不忍其去安得而固留也若都憲於廣洓何異不
忍利器之去手哉而終不能留者亦理所必至也君子
當以天下之心而處天下之事又何必論所用在此在
彼為之去留也耶此廣洓之所以不能久於御史而不
遷也於其赴四川也刑部劉郎中廣衡於廣洓有先世
好且同年舉進士而交莫逆相率素親厚者属又為贈
故述余所知者以為言焉

壽太孺人張母七十詩序

太孺人倪氏今翰林侍讀學士姑蘇張益士謙之母也正統十三年歲周七十九月二十三日為其初度之辰是年士謙以翰林修撰遷侍讀學士京師名鄉大夫方為士謙慶喜而士謙曰益之所以至今日者皆賴母太孺人守節殷勤教育之所致也茲荷　聖朝大恩益之感且喜者固無量矣然益之私喜尤盛焉太孺人當春秋七十之年孔子所謂一則以喜益固以之使其聞益獲拜　恩命至此豈不自慶其私以為他日得以託孤之功見先人於地下其喜為何如哉得親之喜如此此

益之私喜所為尤盛也既而起告其座客曰諸君以為為益慶喜與為毋太孺人慶喜也孰愈為益喜得進官與為益毋太孺人喜得進壽也孰大於是名卿大夫縉紳之士躍然相與賦詩以授士謙俾寓歸南京為太孺人壽士謙以余其舉進士同年且屢同官授簡首請為序盖士謙自少孤太孺人守節五十年成之已嘗蒙
詔旌表其門復自士謙推　恩其先君子既贈中書舍人太孺人亦得授今封世之至榮至幸固莫有大於此而壽又躋七十方來之慶尚未可量於乎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為也抑譬之太山之松根盤於地其所發之

枝柯則雖凌以霜雪力愈至而操愈堅吾以此比太孺人之居孀其所出之琥珀則凡用於冠佩愈久而光愈顯吾以是比太孺人之有子其高立乎霄漢則雖更歲月之久而長存承雨露之繁而益茂吾又以比太孺人之有壽吾以是三者比太孺人之平生要之非其積善以為之本不能及也

韓母張氏貞節詩序

姑蘇有韓母張氏者前御醫同郡文伯之子也年二十歸太醫院判公達長子伯濟生子曰来未幾而伯濟嬰重病病革顧張欲有所言而未能出諸口張喻其意流

溺語伯濟曰脫遇不幸妾有秉一而已舍此他日何以相見於地下乎言訖伯濟首肯數四遂卒卒旣數月子來亦殤舅姑憫其早寡且獨使所親微諷以移天事窺其意張引韓希孟事爲喻且曰彼遭變故尚不爲之或二矧有賢達舅姑在上內承先世之高明外膺 當朝之寵遇顧不能存一寡獨之媳歟寧死不願聞有此也蓋公達爲宋魏國忠獻王十二世孫而爲我 太宗文皇帝之所親信任使過於其他賢大夫士此張之所爲云然也旣而公達命其仲子之子曰稟爲伯濟後俾卷張以終身張撫育敎誨之如其所生稟賴以有成立而

孝養於張者亦靡不盡其心張孀居四十年凜然冰蘖之操而事老姑如事其毋姑嘗嘆且喜曰吾不幸失長子而幸得賢冢婦孝敬如此吾雖老何患乎正統十年有司以其守節事　聞詔旌表其門曰韓伯濟妻張氏貞節之門既而京師賢大夫士嘗知公達且聞名者喜其有賢冢婦能盡節孝足為風化之助相與詠歌其美俾傳播於久遠亦仁人君子樂善之意也詩成襄因余舉進士同年友凡大理寺卿俞公仕朝來屬為序公其郡人知其事信不誣宜為序也嗟乎節義人之大行非其心之中正有所不能全也能全乎此然後于不愧乎

為人臣女不愧乎為人婦而能有譽於天下後世矣如是而不為賢大夫士之所詠歌未之有也韓氏之後其尚寶此以著母節孝之德於無窮哉

送王希誠省親還泰和序

希誠今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之中子也公之子長希稷太學博士次希德希誠希敬希某凡五人公與夫人皆春秋躋七袠之上時人比之燕山竇氏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餘嘗論之公仕於 朝四十七年官階一品固有過於禹鈞而希稷兄弟雖不必皆顯如儼儀兄弟之揚芳而其所以芳者則固自有在也譬之鮮花

艷卉日爭妍於名園麗囿之間人固挹其芳也而幽蘭白芷之芬馥其見愛於人也尤甚又如精金美玉用致飾於籩豆簠簋之上固仰其貴也而收藏掩襲之秘固其見重於世也益深是以君子之於善也求其有諸巳而巳矣善苟實有諸巳不必顯不必不顯而人之挹其芳仰其貴與夫如幽蘭白芷之芬馥精金美玉之秘固其見愛於人與見重於世一也夫君子之為善莫有先於孝弟忠信孝以奉其父母弟以處其伯仲而忠信者又所以存諸身而施於人者也能是四者善之本有立矣希誠尊府在　朝獨母夫人家居兄弟四人互相往

來以供定省率二三歲一更權歡親愛怡歡友恭其視
竇氏之芳固不相下而於天倫之樂殆有非其所同亦
不可知歲之庚午希德來自其家而希誠又以其尊府
之命歸省於鄉且戀戀有不忍去違之意於其別也余
重其有孝弟忠信之美故為書以贈之使凡鄉之子弟
視之皆知有所企而及焉

送劉給事中士拯序

士拯予友也家居同里閈而同來京師舉進士皆職侍
近數年之相與莫逆也士拯有父母俱康強無恙而兄
弟又森然其多予不能及且予不得一朝去所職守今

士拯以兵科給事中按交阯獨得假道過家以與六親故舊一相懽聚又豈予所能及者耶士拯之尊府仲髙君樂善守靜而與家兄日相徃還於士拯歸必懽然欣洽矣於此又可想見家兄之不見予能不惻然於其中耶然則不獨予羨士拯而家兄又當羨仲髙君也士拯質美志鋭居官日有能名間奉　璽書廵撫山東黜罰貪懦多稱　上旨則今選近臣以撫恤遠方舍斯人其誰耶交阯荒服前代背服於中國者不常頼今　天子仁聖内附始定而於是為政者可不究其方耶古有之曰遠者寛而撫之又曰刑新國用輕典士拯此行其必

能達此意而亦　上之意也故於其別舉以爲言

送彭學孚還廬陵序

吾鄉郡之俗最爲可貴者士務通經學古而重廉恥民雖力於農賈然尚氣節而輕貨利蓋有古者之遺風焉十數年來舊習日獘而俗日趨於陋固通經學古也而或行不足稱固尚氣節也而或廢農賈以爭訟於官府往往瀆貨棄義而不覺其爲非蔑視太守縣令若無造謁　禁闥如履邑庭勢不至於併喪不止而所謂吾鄉郡之俗最可貴者不幾於泯矣乎此予之所以日切於心而末如之何也頼今　天子仁聖咸與之維新矣華

其獘陋而復向之㝡可貴者正此時也夫俗不復其舊而或以陷於罪在今日有不復假借者顧曷為而謹厚不務而必欲蹈於非以速戾於厥躬此予之所不可曉也學孚來遊京師將歸其鄉其姻家翰林編修周功叙屬贈以言予因舉所欲言於鄉郡者為詞與其歸以相告使有勸也使予之所以為鄉郡勸者或行由是而人知所守以遠禍豈獨予之意愜亦學孚之忠厚事也學孚之所以為鄉郡榮者豈不在此何必得予言而後為榮也學孚姓彭宋戶部侍郎諱思永之後鄉郡之名族也言之見聽於人必易故為之贅吾聞學孚父母俱存

兄弟無故其慶之在於家庭者蓋未艾也述其天倫之
樂又有諸君子之歌詠在焉因書此以弁其首簡

拙齋詩序

西昌有謙謹篤實之士曰王存性者自號其所居曰拙
齋然求其拙則未之聞凡焉蓋存性甫讀書命儒而旁
通老佛氏之學以攻駢四儷六之文卓卓有聲於鄉邑
閭鄉邑無問遠近有事於佛老氏之教與凡禮之大者
輙請求焉其户之屨常滿而存性甫往往操紙立應未
嘗宿諾亦未嘗不忻忻然得所欲而去且存性甫於此
特推其餘力耳而其所專則蓋在於講學授業恒聚徒

至數十人點檢終日忘倦至於理家亦未嘗以廢也予知存性甫者如此則謂未之聞見其拙非耶拙者巧之反也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此君子所巧而小人拙焉矯枉作偽飾非文過此小人所巧而君子拙焉以君子所巧則存性甫子未之聞見其拙也以小人所巧則存性甫固知其為大拙者矣人知宜巧而不宜拙不知小人所巧不可有君子所巧不可無也周子有言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則謂是矣士君子能賦者為存性甫詠其拙齋而予書此以為之序且以警凶賊之巧云

送魏驛丞序

今聖天子即位改元之初天下安寧民物康阜群公趨事百廢具興先是監察御史陳憲按臨泰和以分司久頹毀無以稱人瞻仰而適民有訴越分作居者御史即溉實而撤之以建分司前廳命浩溪驛丞魏氏子忠董其事子忠為人疏達爽朗居官濟以勤敏凡事有涉於公義者為之克盡其心而其董是役也尤所樂為於是分司之廳不踰月而告成既而邑主簿丁仲安相與子忠及予舉酒落成其上覽江山之名勝撫景物之清妍志甚樂焉子忠將還浩溪仲安屬於予曰修獘補廢有司事也予以專理縣政不得一一於此而責成於子忠

予忠能以予之事為己事可無一言以述其美敢請予之去家快閣為分司者尚無恙也十餘年歸而快閣但頹垣廢址蓋已久矣追想昔時悵然興嘆不止於乎快閣西昌名勝處也宋黃太史庭堅及蘇内翰子瞻諸公蓋嘗登眺題詠其上至今石刻尤存可以想見其人有非尋常分司所可比也而可以久壞乎惟陳御史能知此而丁魏又能副其意皆西昌不朽美事也予故不辭為序以復丁之請云

孝感堂詩序

廣陵謝涇彥清有奉母之堂名孝感大夫君子為歌詠

之詩凡幾篇其友連檢討景賢以爲此美教化厚風俗之大者求予文述其事以弁諸簡景賢予進士同年友而其所重者又如此予何可以固辭景賢告予以彥清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其丁艱家居也值母病醫藥不可救計無所出乃夜焚香禱於北辰退而刲股肉和湯以食母母遂以安其名堂爲孝感以此予竊嘆曰孔子嘗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涇刲股毀傷莫大焉而以爲孝何哉客有從旁應曰吾觀涇於其親之危苟可以得其安雖舍生有不惜况於毀一肢乎孔子論事君當見危致命而天下古今以爲通義不

可易况爲親傷一肢而未必致命乎事君祗致命忠者也忠孝之所推也則逕之刲股爲孝矣予曰子者父母之所遺也則子與父母一體矣豈有腹心有病而傷其股可以安之理耶客曰固無是理然腹心有所不安而手足能獨安耶故手足能不自安然後腹心爲有救况逕愛親之心切有不暇顧此其真有感動於天者客之言亦有理予不必盡難也遂書以爲之序

送獨孤時用還泰和詩序

北京刑部郎中獨孤君樂善吾鄉邑篤實謙和君子人也予少爲邑庠生尤及與君同遊而其謙和篤實之名

已燁然著於行輩間比其舉進士入翰林歷官禮部工部以至於今二十餘年凡士君子之識君者莫不以是稱之無間言焉於乎此非予言實衆人公言也及見其子時用又循循然言動不妄克稱乎君之子則知君之所以持身又有以化於家予觀仕宦子弟之居京師不縱則驕不傲則侈什徃徃七八焉夫豈盡出於其性哉亦父兄者有以縱之然也而君有子不少同於流俗如此信可尚矣歲戊申之六月時用以其父命歸省先塋於鄉臨行請曰願有以見教生將服行焉夫士之所貴者學問足以廣其智仁義足以飾其躬如斯而已然仁

義學問非友不足以成之直諒多聞便辟善柔便佞孔子所謂損益者又不可不擇也習俗移人雖豪傑之士不能免今之驕傲縱侈之習豈獨京師子弟鄉邑殆又有甚焉者可不慎歟可不慎歟子歸其思所以不溺於俗務求益友以充廣夫學問仁義之功則無愧於士矣勉歟時用乎之所望亦尊府之意也凡其執友愛時用者各賦詩以爲贈而予爲序之如此云

送陳教授景著序

宣德二年五月予友翰林編修三山陳氏景著以丁外艱服闋至京師將入翰林懼其母孺人無他子侍養且

日迫於衰暮乃言願棄翰林之職乞得近地教官以便
朝夕奉母所司爲聞於朝　天子憐而嘉之畀以其鄉
郡福州府儒學教授且行公卿大夫與之有翰林夙好
者皆樂其願之遂賦詩榮之修撰崙秉虁王孟堅謂予
宜爲之序予與景著非獨同舉進士同官而已至於論
議趨向亦靡有不相契於其别去固有不釋然者然文
豈容已於言乎景著爲人不事外飾而其中獨狷介是
非之心皎然明白不肯少徇於人年二十餘即以春秋
經中鄉試會試皆在高等廷試遂賜進士及第自官翰
林至丁艱十餘歲蹈履之緊無間言焉於今將考績以

有叙陞矣乃棄而就教官此其心豈有他乎哉教官職之卑閒者也雖有安静之樂而無勢利之榮然則不獨以見其著篤於養親而其志之所存亦可知矣雖然古有之仕而優則學予固亦仕而願學未能者今予質甚羸年甚富且居既學之半苟又以其餘力而一於學以廣人之信從將其樂之在已詎有涯哉所以樂其親者有不在於此哉

送胡知縣如騏任任丘序

聖朝既取士於學校又有人才之貢及九載吏部之擢其所以備官使可謂盛矣　仁宗皇帝以為不足復詔

百司凡懷材抱藝隱於山林者其具所知以聞於是承舉薦而來者不絶於道何其盛哉今聖天子求賢益切吾邑胡騏如騏以監察御史君崇高薦至吏部試其所長名在選列奏爲河間任丘知縣於戲自如騏之去家不五六月一蹴而至百里之宰固本於聖朝之用人無閒而亦如騏之才見試於所司者有足尚也人患不自力耳能自力焉無不達也固有壯游學校而老不獲沾一命以死且退者謂之盡出於命可乎予於如騏竊有感焉其之官也鄉邑君子請予序以贈之如騏爲人謙謹篤實而智識不外著求其言則論議亹亹皆設

施之方也其宰一邑何有夫令於民如父母之於子待之以誠而憂其所憂則民於令如子之於父母樂爲之用雖之死不悔此自然之理也夫父子至親也父苟不慈子非至孝鮮不悖者而况於如父子者乎推此則知民之誠不可以忽也吾聞如麒家居嘗延儒師以教鄉人子弟願學而無貲者又嘗作亭於路以貯往來避風雨之無所歸者其窮所惠於人如此况得一邑爲之者乎以如麒之素惠又用予言行之將来有不大及於民者哉若然則不但不孤崇高之所薦而於　聖朝求賢以備官使之意亦可以少副矣勉哉如麒予日望之

送縣丞丘君仲野還泰和序

泰和之民輿賦視他邑之煩且富者在其十之四五視其稀且寡者恒十倍之縣亦可謂非小者矣士官於其間者苟有漁取於民之意雖屢取之民不至於甚困有終其任不持一錢去者民亦未嘗見其甚有餘也惟取與否其是非之公論不獨士大夫能不昧下至田夫野老謳說之不置者蓋無間於其去住也然則細民之口固有可信而亦豈不大有可畏者耶近數年來官吾邑者固多而一毫無取於民者吾僅見二人焉以吉安府通判治泰和縣莆田余君淑暨縣丞姑蘇丘君仲野

也余君余與進士同年老友丘君舊以賢良方正登庸之士雖進用有不同而二人者志同謹令臨財如淵氷忍貧如鐵石則一此余之所親見而嘗詢之田夫野老誦之雖千百人如出一口者也使諸有官有謀猷者皆如二君操持之確其過於人豈不遠耶正統八年春正月朔天下諸司自藩府至州郡皆應　表賀新歲而吾江右選其屬之素端謹者捧緘以行丘君預焉於乎丘君之臨財也尚如淵氷則其於臨事也當何如哉況是行又事當戒謹恐懼之至者耶夫士患操履不慎戒懼不至耳苟慎且至於官無不可任於事無不能理者也

以丘君之操履戒懼如此誠益守之弗懈將來造詣有莫之能禦者豈直佐一邑而已哉茲當竣事南還吾邑之士大夫皆愛重之謂余宜述其美為贈故書余所見且聞者為之序云

送王訓導㵾中藴之任荆門州序

嘗聞先叔竹林府君舘授陳觀志甫塾時濉江王氏有數先者數就往還竹林故從海桑陳先生學遂引數先偕從先生後竹林既出仕數亦舉明經爲象山縣儒學教諭自是王氏仕者相繼子復舉鄉貢爲代州學正還北京國子監博士伯徵奉先亦先後舉鄉貢伯徵分教

德慶州教先亦舉明經分教郴州宜章再遷岳池教諭
嗣先舉進士爲桂平知縣起霖舉賢良任新會縣丞於
今又見吾中蘊焉五六十年之間王氏仕者皆起於儒
如此可不謂之盛乎中蘊名琳尤謙謹而篤實以通經
爲武岡諸生所知聘爲訓導比得 命往分教未幾以
丁艱去服闋改荊門州儒學將之官其姻家刑科給事
中劉誠之求爲序以贈行豈以余於王氏出而仕者皆
有交游之雅相知之悉故耶夫言必求於相知之悉者
則爲言也有實然則余安得辭序哉夫古之爲治者莫
先於教教化行於上則民自從於下矣未有教化不行

而民從其令者故治人者莫如教人用力寡而成功多也何也夫治人者治一郡一邑則一郡一邑治而已矣教人者教一郡一邑有成則一郡一邑之賢才散而治教四方其為治且有成不知其為郡邑幾也教人固愈於治人矣苟非身為之本而文藝以為用未有能成者也王氏前後任者八人而職教者半之若予復與數先敬先皆有學行而教人有造就者也中蘊所知必又深且悉過於余則於茲行舍此復何所視法式若欲等而上之以為法焉則非所敢量也姑書之以為勸

送叅議吳君亨晦之任浙江布政司序

朝廷建官其所掌無於四方者處以要近而抑其品秩其所職卑於一隅者置之疏遠而豐其祿位蓋抑品秩者豐其祿位之始而豐祿位者抑其品秩之效觀於以六科補藩方有足徵矣六科七品職耳四方章奏得以正其錯失雖六卿大臣無不在所正之内比其滿而選也豈獨出補藩方而已雖六卿之長貳以至臺憲喉舌之府奉常廷平之司其正與佐皆得補之而不得以為僚屬焉其出而補藩方亦往往以内無闕職而外有重務者然後以行然則六科之膺重寄夫豈尋常銓注於授例者所可得而擬哉安慶懷寧吾君亨晦在宣德間

即以明經領舉於鄉為第六人既而會試中選　廷對遂舉進士觀政大府有賢能稱　聖天子正統之初首擢為工科給事中小心恭慎逾久不懈數年　命掌科事大得譽於縉紳大夫君子之間蓋又六科中之表表者也歲之癸亥有言浙江銀場宜得廉公寛簡之士往視其間庶幾奸弊不作官民盡便公卿大臣預薦舉者咸謂非吳亨晦其人不可名奏擢為布政司右叅議或曰亨晦嘗欲薦補六卿副貳之員闕者今以往監銀塲固爲大得人矣其如少屈何哉聞者以爲君子之仕期得施其所學以惠利人而已矣初不計其所居之位崇

畢內外何知所學誠能致君於上澤民於下所處雖在踈遠其為貴且樂莫之能喻也所居雖高且近而所職者有不稱君子反以為媿使亨晦能不以其所務者為易而忽怠之非獨有可貴且樂於將來而由遠以遷近由卑而升高亦在所必至此理之自然也於其拜命涖璽書之官也其同官友李給事中用枌相率屬余文以為贈余亦重亨晦有素者故舉論薦亨晦之公道以為言且致願望之意於是行云

送知府易君時中赴成都序

宣宗皇帝恒念民之休戚所係莫踰郡守蓋嘗制詔

吏部非出三品以上薦者不得以任遂著為令所以慎其選也　今天子嗣大寶之初四方奏闕郡守者十有一　詔令廷臣各舉一人於是吏部尚書郭公首薦禮部員外郎易君時中時　宣宗皇帝梓宮在殯尚書胡公方資時中相事而時中乃以薦去留之不可旣而公自嘆曰易甚豈直資相祠事而已設有大薦又當屬之何人蓋二公之視時中皆如懷中之寶以待售者郭公重為郡得良守胡公重為　朝得賢臣所重不同其心則一於公而已竊嘗以為大臣事君鮮有大於薦賢者也古稱達視所舉予於今日益有以知二公者矣時中

旣擢成都知府尚書胡公侍郎章公謂予宜有言以光榮其行予曰嗟乎士能爲邦家之光閭里之榮者頼
聖朝之寵命與明公之知薦斯二者足以光榮於無窮也奚待言而後然耶然予進不容以辭於二公退不可以薄於二公時中不容自默也古之君子誦詩書以爲言修仁義以爲業其孰不欲得志於時領明公之薦受
聖朝之命是得志之時也苟得志矣而澤不加於民君子以爲猶不得志郡守古之諸侯澤足以加於民莫要焉夫一民之情有所未知一事之利害有所未喻皆足以爲施澤之累是故虛己以聽民則不壅而明志己以

察事則不偏而審如是而後施澤於民民其有不被之者耶以吾時中之才之美其何難於此者時中誠無負於郭公所舉則於胡公欲留之意有不遂於他日也耶時中世家表之萬載與予同舉乙未進士而自行人遷任禮部為人溫雅端愼居官從容有爲蓋嘗蒙恩贈二親以其職尤足以徵其材賢云

贈大理左少卿程公文質序

今天子嗣大位之初江西民有阻於饑者自作不靖於大盤山將窺覦郡邑以為害時新安程公以監察御史巡按十有三郡　朝廷方發兵以討寇程公先事辟守

禦者而資助於鄉丁得吉安之永豐撫州之樂安臨江之新淦凡三縣之人而擇其吏之有為者以佐指揮公領其綱一舉而取平之於是兵不加境而郡縣咸得安輯焉事聞即拜程公為大理左少卿於江右是歲秋程公始得代還遂掌大理事監察御史按治外服凡其吏之貪懦民之休戚利弊與夫風俗美惡事勢緩急皆所當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盡是數者固為不易得矣況於禦大災而捍大患耶若程公者可謂百數十中一人而已宜乎其膺　榮命衆人所未嘗有之也其視事於大理也其鄉士君子之在京師者莫不為程公榮相與

屬文於余為贈江右余鄉郡也頃自鄉郡來者無間君子細民皆譽程公善政如出一口則予所謂不易得者無不有之又不獨禦大災捍大患而已也古人於凡能禦大災能捍大患之人宜有不窮之報而余之於程公當亦表著其美庶幾乎古人之意也大理古之廷尉天下獄究資以平者也人之大災大患又孰有大於獄之究誠推向之禦大災與捍大患之心加於平獄則其獲報之隆又豈特在於其躬而已耶古之于公可以徵矣故於贈言之請并書以為薦云

送邵武府經歷梁叔蒙詩序

二十年前叔蒙與同產弟叔車並舉永樂丁酉江西鄉薦叔蒙為第四人蓋春秋之魁也是時叔蒙　泊菴先生為翰林侍讀兼春坊贊善叔本之為納　教諭從叔挹之已舉進士一門仕者衆矣兄弟遂相引退以儒為業或進其所不及其後泊菴先生物故本之自教諭遷西藩紀善挹之自進士擢主事郎中文之亦相繼沒於是叔蒙叔車與弟叔濟暨本之子叔莊相與嘆曰先世仕宦不可不繼而況遭逢熙明之世也哉叔莊首舉明經得補鄉校訓導叔車繼舉丙辰進士叔蒙舉賢良方正叔濟舉文學才行梁氏一門仕者復彬彬乎盛矣嗟

乎士之進退出處固各有命而亦莫不各有其時惟能安命以待乎時斯可以為君子世之人欲違命與時而妄有所興焉不得不以咎已而以咎人可謂之君子乎此予於梁氏兄弟所為獨有取也歟叔蒙之擢邵武經歷縉紳交游之士皆賦詩以贈行而謂予宜序以引之獨念循務蒙時泊菴為里塾師或以故去則其尊府畦樂先生輙來署焉先君奉師之禮甚隆先生愛循之意甚厚其後泊菴考禮部試余與趨之皆在所選忝同朝者數年而與泊菴又忝同官益見親厚比余考禮部試叔蒙亦裒然在舉列且相與無不相善者則於叔蒙之

行而忍以無言耶夫欲以有言者有無愛顧之意存焉則亦徒言而已若予之所以愛人者莫大於德叔崇泰和踈達勤敏士也誠益謹以持身而思惠以及人則德為有光於其先與鄉邑之交游者矣於是乎言

贈監察御史方君懋德序

新安方君懋德既舉進士之二十有三年為正統二年始自太常博士用薦轉為監察御史太常博士監察御史其秩等也太常職有事於　郊廟百神之祀博士尤清而有文翰之與非其他所可擬御史則司憲紀以肅百職激濁揚清於內外此二職固皆處乎清要不可髙

下而懋德乃由博士用薦轉御史以為榮乎非耶頃者監察御史難於得人漸進初任之士率不預選必得練習警敏通大體而識事情者然後廷臣薦而用之由此觀之懋德由博士轉御史官無所增益其應得人之舉為榮大矣或謂與懋德同舉進士者往往有任方岳列卿佐者蓋非一人非一日矣而懋德獨積累僅至於此是何滯也余曰君子不以其進之速為貴而以其成之固為美譬之為山積之也漸築之也密不計其歲月之多惟戒其成就之驟如是則雖至於九仞之高巘封之所不能入淫雨之所不能夷可以永存而無替矣懋德

自舉進士為翰林庶吉士凡若干歲自庶吉士為太常博士又若干歲於大學復而仕仕優而學懋德服之已有素矣且清慎而有文學為上官所稱其有成於方來如山之極其高又豈蟻封活兩之所得而儗哉於其轉御史也其交游之厚者相與推刑部楊主事寧求文於余為贈余與懋德同舉進士故知其詳為序之不辭云

劉氏考妣輓詩序

正統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贈徵仕郎行人司左司副永新劉允恭先生之配太孺人文氏卒於家自其生至此年已九十矣明年閏四月其子監察御史克彥聞

訃將請於　朝歸治喪葬以余同郡乃奉　朝大夫士所為司副與太孺人輓詩來請為序首簡盖司副没於今二十有六年矣而太孺人歲亦登于耄耄尚能使人哀之至形於詩非有德譽之盛不能及此夫豈世之有才而不得其年者使人傷悼之可比耶竊嘗求之司副與太孺人所以見哀於人之實盖司副性至孝元季奉父避難山中或得一食之美必留奉父而自采藤實以療饑時平父没一見藤實輙思其父悲泣不已歲時奉先為享之外更設其親平生所嗜曰庶幾少娛吾親也嘗夜獲竊魚盜訊之乃恩人子即釋不以語人果有穿

踰溢其家器物者旣而究知其人乃於巳有瓜葛之親曰吾寧忍叅以辱其世乎數年溢以所竊銀器私鬻與人爲怨家增直市以告司副欲假以報怨司副徉曰非吾家之物其長厚如此太孺人自幼喜讀書好聞古孝子節婦事未歸事寡母克孝旣歸奉舅姑以禮鄰有窘於衣食欲自盡者太孺人憫其死出貲代償所負卒不責報每遇饑貧輙出有餘以濟其急無閒戚疏德之不置而尤篤於相夫敎子克彥以明經舉進士以至今官不辱太孺人預有善敎焉司副與太孺人所以得受命書贈封官秩如其子者皆在此也豈獨足以得哀輓

於朝大夫士而已於乎為善之報獲於生存而益著於身後余於司副與太孺人見之故為序是詩也并書以勸夫來者云

慶曾母趙氏壽七十序

吾泰和城西秀溪之上有曾氏其先徙自邑千秋鄉之龍徑西湖里有曰仁道甫者以忠厚見稱於鄉族余嘗識其長子溯江按察僉事克儒父其仲子克庸皆能世其父所以稱於鄉族者克庸常遣其子今富順縣儒學教諭衡秉鈞者從余受經愛其獨稍介卓卓在倫輩知其為有所承而然也今年克庸從子潜江主簿秉德以

職事被詿誤至京而其叔正巳之子曰秉玉者匍匐扶
持調護而來如於其所從出雖備勞苦不厭余以是益
信曾氏之忠厚不獨一世一人而已孰非有所承而然
耶秉德得白秉玉辭歸奉養其母走告余曰秉玉不幸
少孤頼母趙氏教育至有成立茲母幸獲歲周七十初
度在邇願得一言歸以為壽幸莫大焉其請至於六七
不倦且曰秉玉先祖妣出先生陳氏言幸不吝余因嘆
曰秉玉不遠千里為從兄尚若此知其為母當何如也
遂不辭而為之序曰孔子謂仁者壽蓋以壽為仁者之
效也今觀曾氏連世皆以忠厚相承自其祖孫以至兄

弟忠厚無間忠厚非仁者乎東王欲為其母之壽亦惟培養乎此而已誠勉力培養之不倦將不獨足為母之壽而曾氏之流慶益遠而無窮矣東王其尚思所以副余言可也

贈孝子胡大年序

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有子以孝弟為行仁之本誠以父兮生我母兮鞠我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此恩德之施於我者所為莫大於父與母而我之報於父母者所為莫大於孝則孝豈非為百行之所當先乎譬之於水必先濬治其源其源既深由是引導而為溪澗雖千流

萬派其達於遠也可立而待矣譬之於木必先培植其本其本既厚由是發生而為枝幹雖千條萬緒其臻於高也可坐而致矣人能善事父母以成夫孝之大猶於水能濬治其源木能培植其本則凡四端五典莫不由之而生百行萬善莫不由之而出内而修身齊家外而事君事長化民成俗何往而非此道之推乎所謂本立而道生者此也此君子所為惓惓篤於孝也淮西舒城有敦行之士曰胡紀大年者自少巳有志於顯揚其親曰事親而不能盡此道不足為孝乃肆力於問學日以登庸為心數年遂自太學生釋褐擢吏部文選主事吏

部銓衡人物之所而文選其首屬以大年為主事其為
選擇而使之也可知正統七年蒙　朝廷推恩以大年
之官封其父仕廉甫母妻皆為安人此又足見大年克
稱任使有以遂其志也仕廉甫既受封因來謝　恩闕
下得疾而卒大年奉柩歸葬於鄉痛其養之不終乃結
廬居於墓側朝夕哭奠飲食如事其生而終喪未嘗近
葷酒嘗有鹿群環鳴於墓去來不驚人以為其孝誠所
感既而有司為上其事　詔旌表其門曰孝行之門時
大年以官滿九載遷員外郎仍任文選　恩命並下凡
其鄉郡之士仕京師者相與推通政司參議湯君來求

贈以言士之生也登庸於時固難而能得旌異於當時尤難得登庸有道能自力於己斯得登庸矣得旌異有道能篤孝於親斯得旌異矣誠又推是二者以效忠於國家而不替焉將見登庸旌異之來有莫之能禦者豈特如今日而已哉勉哉大年以副余與鄉郡君子之所期望者可也

張氏半村居詩序

會稽張君友讓其先本合淝人宋有諱岳者以武職扈高宗南遷始家於會稽之勇樂村以村舊有張姓而懼其相混也遂自名所居曰余貴鄉以別之鄉人因稱為

余嘗張而稱故姓曰勇樂張自岳至友讓十世矣村中居者止二族友讓以居得其半也又距郡城半舍而近介乎村郭之間因名其所居曰半村環而求之曹娥錢清二水出其東西而合流於其北以入於海會稽秦望禹穴南鎮雲門若耶諸山列峙其南相高並秀可望而盡蓋張氏之居雖得乎村之半而名勝之在山川者覽之無不得也其可樂為何如又嘗以謂平原野水之耕釣長林邃谷之遊翫此窮者之所樂而達官貴人不與焉周旋乎冠紳之間居處乎堂階之上則達者之所榮而田夫野叟莫及也友讓介乎村郭之間以居雖進退

廢窮達之際蓋有邈然獨得於其外者焉以半村名居
豈徒然哉友謙為人燕直且灑然無塵俗之氣亦時見
之於翰墨間有可嘉者間以材舉至京將得官矣尤以
所謂半村居者求歌詠其山川之美於士君子孜孜不
倦其有得於窮達之外非耶夫仕溺於富貴與窮果於
忘世皆非得時中之道也若友謙之退非獨善進非忘
返其庶幾可與言此矣因閱夫歌詠之富也為之序于
其首簡云

送楚英上人序

學於佛者有三被於身為律說於口為法行於心為禪

其為書奚啻數千萬餘言而其大指不過欲人舍惡而趨於善而已自世之學佛者以為其道在於屠割烹灼以苦其身茹淡含辛以瘖其口禁絕念慮以死其心否則奔走卑辱以崇飾塔廟為務然膏薰香以敬禮其師如此誦其書至百千萬遍以為可以弭禍成福或又攝衣升坐為不可知之說以相問荅視通窘為勝負要其歸之舍惡趨善之意固如是而已哉誠使正行順履而非善不為慎乃出辭而非善不道怡神靜慮而非善不入於心則其所以被於身說於口行於心者何往而非排非法非禪哉此學佛之得者質之吾儒孔子所謂非

禮勿動非禮勿言思無邪者是也佛以直指人心見性而成猶吾儒者存心養性事天之意要之舍惡趨善皆本於心豈待求諸外哉上人楚英嘗以佛學為其徒之表率久矣今年又用薦者得住持于嘉禾之精嚴寺其素所交游者今欽天監五官靈臺郎潘緝熙属予序以為贈楚英謹持戒律者也茲又將表率其徒於一郡故予取其師之大指有近於理道者告之使之相與勉焉

送鄒尚友還五雲詩序

五雲鄒君尚友自舉進士歷官至今幾三十年大夫士之久於朝者多能識之且道其為君子人也今亦老且

病矣會　聖天子寬恤之詔再下仕者許以此請放歸田里於是君以澧州守考績遂得請焉朝士君子之相厚者皆為之喜且惜其超然獨去也有綢繆不忍釋之意相與酌酒飲餞都門之外而賦詩以寫意中書舍人劉長讓鍾子勤以屬予為之序鍾劉及予皆君同郡而鍾劉又嘗與君同官文則屬且序豈不宜哉君事
太祖高皇帝為中書舍人今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黃公宗豫大君之故寅友既而君改知縣遂官澧州凡君所至輒平易以近民雖無赫赫之威而民畏之愛之又不得論可知則謂其為君子人者豈過譽哉而

於其歸為之書者亦豈以其惠之將不加於民哉以其得休老病於家而無所繫累於已耳此愛劉君者之私情而非愛民者之本意也今之守令不驕則侈不貪則懦求能如劉君之長民蓋不多矣於乎安得劉君復出以庇利夫一州一邑如昔日邪予於其歸竊有感焉而特於此發之

送劉嘉會還廬陵詩序

廬陵劉君嘉會既能官歸之若干歲監察御史尹崇高復薦於 朝詔徵至而君春秋已幾八十自以旦夕益迫衰暮不足以勝任使懇懇乞骸骨歸 天子憐而畀

之時宣德戊申二月丁丑也介行鄉郡士夫君子在京師者莫不重其可用而惜其年之邁且喜其得請也相與賦詩送之而授首簡於予為序夫士四十強而仕大夫七十而致事禮也有位者七十已優老况於八十而未有位者乎劉君今日之歸有足以見 聖朝處人君子自處其皆由於禮矣則所以喜者非為一人之私也初君以明經舉授壽州儒學訓道凛教諸生必傾竭底裏一時賴之以有成者甚衆既而以建言合 上旨陞常之武進丞武進今大宗伯胡公之鄉邑也夙號難治君至官待人以誠而民多悅從不見有難治者故今被

召命而來也深見禮於胡公公一見之即曰此吾邑故賢貳尹也亦未嘗不重其可用而惜其年之適比其得請歸也亦未嘗不為之嘉焉於乎此可以徵其素履矣君少從學於吾泰和海桑先生陳公自餘諸老先生皆及覲炙至今接談之頃尤能歷道前數十年之事則其所以得譽於鄉邦者其無所由然耶海桑先生教君以有今日則君之歸師表後進容不猶海桑耶豈獨逍遥泉石以樂其餘齡而已也敢書以為贈行詩序

贈李行人考績詩序

宣德三年四月八日予友行人李泉子淵以居官滿九

載將考績赴吏部其同門友進士張純監生吴直相率
素所厚者賦詩以為之榮而具首簡於予屬為之序夫
張進士之所為屬予者其豈無由然耶方予領鄉薦赴
春官於北京時實與予淵及其鄉邑五六人者偕行數
千里内風霜氷雪之際舟中斗酒相聚相歡好如平生
比至予既忝舉進士而予淵之五六人者亦裒然於榜
中其後或列六卿之屬或掌奉使於朝或寄民社於外
而皆有賢譽在人之口耳固不可謂之不盛矣然今十
餘年来而尤同在朝者則無幾人獨余與予淵尚如舊
近又得張亦以舉進士至而三人者追憶徃時相好之

舊或存或否不能不有感於中矣子淵茲又將有不次之擢內外旣不可知又安知夫聚散之何如哉此予所爲益有感也然則張進士之所以屬予文者固有深意而予亦得以寫其懷抱焉子淵爲人篤實而謙謹好文而樂義居官惟以敬職爲本隨所寓事不以難易險夷有所避就其立朝與奉使於四方無愚賢不肖皆知其爲君子人不肯少有欺慢之心而子淵亦不矯不屈有足以稱夫任使者其考績於天官有不得夫善最之書也哉於乎予之同年進士三百有五十人任京官者什之七八而子淵之儒素尤予所敬重者聞其尊府好善

業儒其所自來遠矣故併為書以見子淵之非偶然者焉

送封監察御史嚴仲恭還分宜序

仁宗皇帝踐阼之後即大舉推恩之典於朝臣故朝臣之稱所職者皆得受封贈其先代有差今　聖天子之嗣大位蒙　恩典者蓋尤厚焉袁之分宜嚴氏孟衡初以進士擢為監察御史居官出入焯有名稱於是其尊府仲恭甫得受封以孟衡之官而母亦受封為孺人誠聖朝之盛典斯文之榮遇也仲恭甫既受勑褒衣博帶蒼顏白髮光輝照耀乎閭里閭蓋不勝其感激之至情

矣乃躍然促裝就道不遠數千里來拜俯於　闕下用
中其感激之情焉會孟衡拔滄自蜀還遂得披隨仲恭
甫以出入禁闥天子之間榮名盛福兼有於當時即人
生之至幸復有加於此哉嗟乎仕於朝者衆矣　天子
推恩得以及其親者固亦不少而其中有幸不幸之間
焉或父存而母沒或母存而父沒甚至有父母俱亡者
雖蒙　恩典隆盛而不得顯其親於當時矣此其謂之
不幸非耶求如吾孟衡之父母無恙以有今日盖什伯
中之一二耳何其樂哉其視世之父母雖存而未嘗沾
一命以徒老於家者則又不可同日語也此子所為獨

美仲恭甫也仲恭甫歸分宜其鄉士友之在京者介衎人易時中來求文以道其榮遇予與孟衡及易皆同年舉進士而孟衡有尊府如此予安得不為之樂道哉於是乎序

壽劉君廣泰春秋六十詩序

吾郡五雲邑有秉禮蹈義之士曰劉君廣泰者今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廣衡君伯兄也以景泰三年九月某日春秋周六十廣衡君竊念其始孤時兄弟五人伯兄年方十四季弟廣衡甫才及三歲內無壇而有力可恃之親外有徭賦供輸難勝之事憐念之者雖多而幸其失墜

者亦未嘗少上頼伯兄勉於植立不辭險艱匪但畢務
於公私兼以周庇於弟妹迄今四十餘年兄弟且在聚
食二十餘指内外長少庭無閒言使先世之業幾墜而
復振已又得已肆力於學進取顯榮自秋官屬佐長大
藩憲以至贊理都臺凡此何莫非伯兄之力也今兄春
際六十初度之辰而已拘於官守不得躬拜左右稱觴
為壽此心之歉殆惓惓於朝夕而未已焉乃求朝之縉
紳大夫作詩以申祝願之情而以首簡屬為之序余亦
幼孤頼兄之力得以不墜而有成者則於廣衢君之所
以為懷能不無所同於中哉此余所為樂為之言而不

敢有辭也劉氏世為五雲名族其先本河南祥符人宋季有為萬安丞後遂居縣城西之横街里為萬安人子孫衆盛占里之半邑人因稱為劉半街于以見其先世積累之盛之所致也使其非有賢者之衆則雖盡有斯里而無其他一人間之人將指而譏之不暇安在其有善稱若今日熱然劉氏不獨稱善族廣泰君不獨稱賢兄余聞其居鄉邑泊然自守而惟教子孫以事詩書課童僕以躬耕鑿雖居城郭且有弟在勢要未嘗自恃以有干於郡邑長貳而或為之嬿婀此余所為重其秉禮蹈義而非其他為父兄者之可比也於乎誠如是而不

㦛將其名譽之著壽福之隆詎止於斯而已因序其祝壽詩并致期望之意如右

救荒活民書補遺序

孟子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惟聖人全體此心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觀於聖朝救荒之舉有足徵矣江陰朱熊維吉嘗出粟千石以助有司賑饑蒙朝廷賜璽書旌其義矣既而愧其所出以助賑者不廣復取宋從政郎董煟所纂述救荒活民書補其遺逸鋟梓以行於世冀有以助行不忍人之政者之萬一其又非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歟嘗觀七八月之間旱油

然作雲沛然下雨人知蒙澤潤於天矣而不知雲山川之氣所蒸雨溪澗之水所升輸小以成大也出泰華之產發江海之藏人知受患利於地矣而不知泰華江海由於涓埃之積脊約以成博也朱氏欲有助於行不忍人之政其猶山川溪澗之輸於天涓埃之資於地者乎況是書有古昔聖賢暨我國家仁民之意載諸訓典者在惡得不足以弘其所濟耶在典牧者用之惟其宜耳能有孝行見稱於鄉其所以惓惓於義者孰非是心之推間以書補遺求余序故為之書

長樂曹氏家教序

閩之長樂有篤實之君子曰曹君叔善者余舉進士同
年友也自舉進士以被選為太常博士改順德府儒學
教授前後幾三十年旣畢其所職矣念其子姓家居固
務誦詩書以為言修仁義以為業然懼其或有未易入
德者乃酌古今人所當行之事無間雅俗苟有合於人
情宜於土風而順適乎天理之本然者為數十條合為
一編其中大而治心養性承先裕後微而飲食動息即
吉避凶與凡應事接物之方靡所不有名曰曹氏家教
將以示為其曹氏者使之守而行之以駸駸於善道其
裕後之心亦篤矣今年自順德以歲滿來考績于京師

遷廣東高州府儒學間出是編求為之序夫惟教於家者一於深雅則中人以下不能仰而企一於淺俗則中人以上無所引而進是編有雅有俗用其雅深固可以造於遠大用其俗淺亦不失為鄉善人其立法之意亦良矣余嘗求之叔善其在太常致慎以持身秉虔以相祀自卿佐而下咸賴之有濟比官順德汲汲以誨諸生為務諸生被其誨者不獨邃於經訓而於行已應務徃徃不外乎其所以教於家者於乎夫豈徒能言之而不能行者之可少同耶為曹氏之子姓誠以叔善所行所言而力勉之於身何憂患之能干而何德善之難成也

式叔善名賢蓋曹宗之表表者云

送楊允嘉還建寧序

允嘉名某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建安楊公之次子某來侍父京師數年縉紳老成謹飭譽望君子皆見親接而愛重之其他澆浮鄙艷之流不獨不識而亦未嘗及一見焉於乎此可以知允嘉之為人矣京師人物之淵海也卿大夫之子弟居者非閑家教與絕外慕鮮不惑於流俗甚至恃勢肆為非義不淫溢及禍不止使其父兄亦得　君如楊公其又當何如耶公以儒彥歷事　四聖見信任在公卿之右於今已三

十年顧允嘉爲之子如此其賢於人遠甚而亦足以見公之能教矣歲之己酉允嘉將奉父命南還省母且畢有室之願而戀戀懷不忍去意益厚善者謂予宜有以慰勉之夫愛親在順乎親之志也公之所以教允嘉者豈有外於飭行修業光顯其身以不忝其世哉省躬以防其過務學以益其知致慎以終其美斯三者足以順乎親之志順親之志顧不由己乎此允嘉所宜盡心也允嘉附家教有素固無俟予言而予素辱愛厚於公且有贈言之責舍此其何以相告哉允嘉秀偉而端厚志高才敏讀書屬文已駸駸然有進誠不鄙余言而益勉

將所造就之能樂聊如是而後稱為公之後也予敢以
為允嘉言之允嘉其以質之尊府何如

送劉副使士皆任廣東按察司序

宣德戊申之冬予友劉咸士皆以歷四川河南兩按察
司僉事滿九載來考績于京師會　朝廷選大臣肅清
風紀四方憲臣考績至者率不得苟書最而士皆以在
書最列明年吏部上績遷補河南按察副使未行其前
任者坐事得釋應復舊職　詔改士皆任於廣東介行
工部郎中蕭君養高太常博士楊顒希淳求諸縉紳君
子歌以送之而授首簡屬予為序竊惟　國朝自洪武

中到今吾邑之士任憲職者不為少矣而為按察副使
財四人焉四人之中三出於劉槎翁先生子高子敏其
一則士皆也雖非時同而可謂劉氏盛矣初槎翁先生
以宏材與學事 太祖高皇帝由職方遷北平氣和而
內實剛行絜而政實恕皎然如白璧之無瑕溫然其德
惠之可即先輩君子之巨擘也其流風餘韻在人者至
於今尤彰彰不衰於乎不有作於前固無以視法於後
不有繼於後又何以儷美於前予與士皆鄉之後輩而
知先生者有志之士尤欲求其所未聞且遠者而私淑
焉况先生吾所已知而近者舍之而他求豈好善有誠

者哉士皆舉進士賛憲兩藩匪已有賢譽於時矣今為按察副使而與先輩巨擘實同則予欲有言於其行非舉此不可也不然則道在邇而求諸遠豈忠告之謂哉雖然予之斯言非空言也誠不鄙而取之將其流譽自有以追配於先生者矣士皆玆行又得便道過家躬捧

命書以為親榮以遂其平生之至願為樂可勝道哉因併書以為詩序云

送知府白瑩中還紹興詩序

正統十三年春天下諸司皆來上計京師盖自京畿有司以至鹽馬之吏自外藩憲以及州縣之官不下千數

百人其間有賢有否有勤有惰有得其民之心如慈父母之施愛於子有失其下之望亦如暴虎狼之致恨於人者焉然何足以知之賢而勤者得　賜璽書褒諭，足以榮於無窮其不賢而惰者見付有司罷黜足以辱其平生又有得其民之心者民愛之如父母或求遷其秩於　朝廷或求詠其德於君子所以願望之者無所不至失其下之望者人惡之如虎狼或相與訴其罪於官或相與彰其惡於外所以驅逐之者無所不為士之仕也果何以得此於人哉傳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觀於此可見矣陜之漢中有磊落傑出之士曰白瑩中者其

殆所謂得民之心者歟瑩中名王自太學生釋褐擢淛江台州府通判繼調任紹州府兩郡人士仕及有事於京師者甚衆然其相與稱譽瑩中之善政者如出一口以謂郡當凋弊之餘而得瑩中佐理其間為患者除為利者興為惡者有所懼為善者有所賴故其去台而調越也台民乞還之者如子之望父母官滿而去越也越民乞還為郡守者亦如台民之望其留不獨求還其秩於　朝廷如前日而又求詠其德於君子如今日者焉則謂非其自己求之之福而何蓋瑩中嘗以越民請秩為其郡知府比來上計而還紹興人士又求縉紳之士

作詩以詠其美此余之所以云然也詩凡幾篇今瀟縣丞魏瑶又以郡人之意請為之序余故樂為之書使人知瑩中之非可以易得也

芳洲文集卷之四